

■玉渊杂谭

著名的琼瑶阿姨,不对,已经是琼瑶奶奶了,这几天被大陆一个七零后编剧生给气得卧床不起,玉笔一挥,写下了如泣如诉的一封公开信,讨伐这位近年来因为盛产美人剧的年轻编剧和制作人,请广电总局出来为她老人家“做主”,读来也颇有言情剧女主角独白的感觉。

好吧,不再再调侃伤心欲绝的琼瑶奶奶!琼瑶对自己的作品爱到什么程度,你我都懂的。但事实上,琼瑶只是表现得更加丰满了一些,任何一个独立的创作者看到自己作品遭抄袭,都会气血逆行,更何况是这种不见一字雷同的情节复制。

有目共睹,目前我们的影视界已经在脱离“创

作”的范畴,一应通俗不说,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成功”,还不惜搞现成的果儿,免去自己漫长的妊娠之苦。于正在人们眼中早已是惯抄,老抄手了,仍旧红极一时,成了金钱和奖杯接满的“金牌”编剧。

如今热谈创新,因为我们的社会,弥漫着创造力的匮乏,表现出全面的平庸无趣。创新精神自然是对的,放到哪里都合适,但要说最讲究、最追求创新的,首推文艺创作,因为陈词滥调不会有读者(观众)的。老话说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为了求新,严肃的创作者们常常百转千回,恨不得上穷碧落下黄泉,才可能柳暗花明,灵光一现。

■乐享悦读

爱因斯坦生日(3月14日)那天,收到刚出炉的《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带着春风吹过的潇湘水云的气息。中文版的《全集》是湖南科技出版社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德文版附带英文版)“同步”出版的——那边编好一本,这边跟着翻译一本,出版一本。那边出了13卷,中译本也跟着出了九卷(10册)。

“全集计划”从1986年开始,主编布赫瓦尔德说它是科学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出版工程之一,从5万多件文献里“爬罗剔抉”出25卷,14000篇,涵盖科学、自由、教育、犹太运动、和平和裁军等主题。计划得到了希伯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美国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NEH)和众多个人和大学的资助,中文版也获得了中国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如此出版工程,堪比任何大《百科全书》——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里总结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历程说,它的重要在于掀起了一个运动,践行了一个“主义”;它让启蒙运动更具体和生动了。《爱因斯坦全集》也有着同样的“主义”的意义。

然而奇怪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全集》却等了那么久——时一些健在的文人可已经有“全集”了——除了这孕育中的全集,过去像样的选集也不多。老爱去世10年后,苏联编了一部文集;老爱百岁时,我们有了中文版的文集——而英文版的呢?似乎从来没有。相比之下,老爱的传记、传说和评论却五花八门,零碎的言论集也不少(如《论

和平》《思想和意见》《晚年文选》等)——为什么呢?因为老爱的东西没有读者,特别是“专业的”读者。例如,为老爱立传(《上帝难以琢磨……》)的物理学家派斯就说,他在写传记时,从没读过老爱的文章——因为他的物理已经有了更新更好的表达形式。原因也许不在这儿呢。

奥本海默(老爱最后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领导)好像专门解释过,老爱文集被耽误了10年,是因为错误太多——“早年的文章美得令人陶醉,却错漏百出”——这儿的错,应该也包括“传抄”的错误。“一个人的错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纠正,真不愧是一个人物啊!”奥院长估计的那么多的错误不知从何说起,即使有,也可以一边出版一边校订的——何况历史文献的错误本身也是历史。跟随老爱多年的英费尔德说得好:“普林斯顿的那位大教授不明白爱因斯坦的错误比它们的正确结果更重要。”

老爱文集的姗姗来迟,也许更多是因为他特别的“角色”。在大众心目中,他是一个神话;在科学家眼里,他似乎也只是一个符号。据英费尔德回忆,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被大家看成一个“老痴呆”(old fool),一个“遗老”(historic relic)。老爱百年时,新生代的斯莫林到普林斯顿做博士后,除了图书馆立着的胸像,已经找不到爱的踪迹了。他向1847年就去那儿的前辈戴森打听,戴森说不知道——他原本是冲着老爱来的,可在看了他的新近论文(都是关于统一场论)后,觉得都是垃圾。于是在那8年里,他总是躲着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精神遗产



晚年的爱因斯坦

当他意识到应该听听老人的解释时,已经老了。

老爱在普林斯顿20多年,几乎没有学生,也没有学派——想想玻尔的热闹——每个人都认识他,却没有一个伙伴。他曾感叹,“物理学家说我是数学家,而数学家说我是物理学家。在科学界,我是一个找不到同伴的人,尽管世界上每个人都认识我,我还是这么孤独。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奥院长在纪念他60岁生日时发表的广播讲话



■自然笔记

清明期间,到了海南西部一个村子里,大清早我爬上屋顶平台俯瞰这个小山村,远远的水棉树上还残留几朵红花,前几日插好的秧苗在田里长出一片绿莹莹,杨桃树的黄叶未落新叶就长了出来,晨雾薄纱般披在村子上空,白鹭和燕子不时从晨雾中穿来,轻轻掠过田间。我就这样坐着直到太阳出来,眼睛一刻也没有挪开。

年高绘

■微科幻

在筒的目力所及之处,街道上空空旷旷,她也接受了又一晚没人光顾的事实。加上今晚,就是连续三晚没生意了。尤其会不开心的。筒把外套拉得更紧些,抵抗夜里的寒风,走动起来。

等到她走到自己的地盘尽头时,有三辆汽车飞驰而过,毫无减速的迹象,即便她抱着希望看着每辆汽车。这真的很吓人。她毕竟是名专业人士。她也许穿着普通的衣服,然而他们绝不会弄错她的身份。尤其是在城里的这一带。正当她转过身,要慢慢踱步到自己地盘的另一头时,一辆轿车减速停靠在街角。当乘客座位侧的车窗摇了下来,她信心满满地走上前去。

“宝贝儿,在找乐子吗?”筒一边说,一边倾下身,察看汽车里面。男子的长相不怎么吸引人,有着黑色头发和一对紧张的蓝色眼睛。他忧惧地点点头。筒露出了她最温暖的笑容。她对自己让顾客安心的能力很得意。她会令他们感到舒适与安全。她知道,这一行的真正窍门是明白顾客真正追求的东西就是安全与舒适。

“你……你懂得做全套吗?”男子边说边扬起眉毛。“不会,宝贝儿。如果你在找那种乐子,你需要往前再几个街区。这儿只做模拟体验。”她说话间掩饰了自己的失望。

模拟体验



“不,不。”他的脑袋摇得如拨浪鼓一般,说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只要模拟。”

她再次笑了。“宝贝儿,当然行。只用往前开,绕过街角。那儿有一座停车大楼。你停好车,绕到楼后的小巷里与我碰头。”

他再次点头,驾车开走了。筒走向大楼后面,等待着。片刻之后,男子从楼里出来,鬼鬼祟祟地环视四周,看有没有人在监视。他是个年轻的专业人士,穿着黑色西服。筒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不用担心,亲爱的。没人会到这儿。我们很安全。”她说道,“我的收费是两小时一百块。”她停顿了一下,露出期待的表情,要得到他的同意。男子点点头。“好的,这边走。”筒握住年轻男子的手,领着他走向一处楼梯井。

他们走到楼上,进入一间单间公寓。里面摆放

了一张长沙发,有相配的地毯,壁炉里发出轻轻的劈啪声,咖啡桌上放着书——这些都是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里家庭住宅的微小细节,甚至还有被随意丢在地板上的儿童玩具。

“脱下你的外套,坐下来吧。”筒一边说,一边手指向长沙发,“我马上回来。”

男子照吩咐做了,静静地坐着,同时筒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后,她回来了,换上了睡裤和棉质睡袍。她走向男子时,两个小孩攥住了她的手。这两个小孩是人造人,但假如你不看得太仔细,或许也没那么显眼。筒知道,她的顾客到这儿来不是为了仔细检查这儿的东。他们过来是为了体验某些事,某些他们的基因或许仍然记得的事情。那类顾客可没兴趣挑剔细节。

男子犹豫地微笑了,两个小孩也回以微笑。他

文·句艳华

求作品的永恒价值,甚至伸出双手四处割窃以求“收视火爆”带来的金钱收益时,我们还能从哪里找到本属于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应有的创新活力呢?利益本无罪,迎合和争取观众也是交屏本能,但专业精神和职业追求不应被这两项完全侵蚀。要知道,收入颇丰的琼瑶可不是一个听命于读者和观众的作家编剧,而观众的胃口也不是一次次地去着换了名字和服装的《梅花烙》。假如平庸,甚至是庸俗都可以原谅,但抄袭就是真正的自取灭亡了,而编剧以及制作作者的自寻死路,又能将文艺带向何处去呢?莫说百花齐放,估计到时候只能看到一片狗尾巴草的乐园了。

■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绑架手指的“帖子”

最近,微信越来越火,朋友圈成了很多人每日必修课。用过微信的人,大概都见过一种被大量转发的帖子。这种帖子大体上可分两类,一类是“今天是××日,如果你的亲人、朋友中有属××(生肖)的,请转发为他们祈福”。当然,某生肖有时也换成某星座,甚至名字中带某个字,考虑到“华”、“强”、“伟”这类字在国人名中的普及度,这打击面可就够宽的了。另一类是“某某医院某科主任说啦,什么什么不能吃,什么什么对孩子有害,快告诉更多的人”。面对“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帮助更多人”的恳求,或“不要再让真相被蒙蔽”的呼吁,很多人都会选择转发。但若认真查考一下,这类信息多半是虚假的。还有一些帖子,恶声恶气地诅咒不转发者走背运、倒大霉,就不仅无聊,而且令人讨厌了。

文·李泳

中,尽管很少有科学界会反对把爱因斯坦作为科学的理想象征,却又很多人觉得他的思想方法错了,有点儿莫名其妙;他的工作“深奥、遥远且无用”。可见,老爱晚年的孤独是因为思想的孤独,因为思想的孤独,承载思想的文字也就自然被冷落了。更重要的是,奥院长和很多人看来,科学是集体活动,像公司一样——如果公认老爱的思想没用,那他的文集还是越晚越好。领导的思想“古今”一样,难怪今天的院长们也喜欢“集体的大科学”。不同的是,奥院长要年轻人离老爱远点儿,新院长们却把科学的希望寄托在一群“遗老”身上。

有趣的是,50年后的另一位老人,在从“黑洞一线”退下来后,却编了三本几乎没什么读者的“古文”选集,一本历代物理学家的,一本历代数学家的,还有一本就是爱因斯坦的。“爱选”的标题是《固守的错觉》(A Stubbornly Persistent Illusion)——这是借老爱的名言,本来说时间是我们顽固坚守的一种错觉,但我更不妨“曲解”为悲鸿先生的“独特偏见,一意孤行”。

霍金编选那些老文章的心境如何呢?我想起他在60岁生日纪念文集里引用的华兹华斯的诗句:“一个自在的心灵,永远孤独地航行在奇妙的思想海洋。”看来,他最能理解老爱的孤独,因为他自己也孤独。

我们今天读《全集》,不必因为老爱回到热闹的现实,却应该让热闹的自己走近他孤独的世界。喧嚣的“尘世”多一分冷清会更宜人,喧嚣的“科学”多一分冷清会更干净。

爱上温情时光

李清荷

天涯多美啊,黄昏多美啊

不断拉长的光线,顺着山脉,水流,止住波动。从现在开始,整个记忆芳菲弥漫,都会爱上这极致的情愫在黄白相间的油菜花与梨花之间开始抒情。缓缓而行,轻笑,浅语春风在竹林,在小径,在潮湿的绿地在悦耳的铃声里,一片梦中情状请允许我与你一起,爱上故乡爱上川西坝子,爱上相同结构的小井瓦房,爬山虎、垂柳、金丝小雏菊我爱这些生命,有着快乐的密码怀揣花蕊之心,存念一些美好的事物:彩虹、初恋、水晶、锦绣、天堂的拱形屋顶而我们,就能让生活从时光的杯沿上停留良久,映照出安宁世界里的向往

周作人也加入到这一现象的讨论之中。他说,即便在1920年代,这些传单也算不上新鲜。北大研究所国文学门藏品中有一份山西的和团传单,就有“关圣帝君降坛由义里香烟扑面而来义和团得仙庚子年刀兵起十方大难人死七分大灾悲灾可免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两张免一家之灾见人传不传故说恶言为神大怒更加重灾善者可免恶者难逃……”的内容。协和医学院的李振翩在老家湖南湘乡也发现了传单。他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老家地处万山之中,民众对三个礼拜前张作霖被炸死之事毫不知情,“胡大人还阳”却闹得满城风雨。他分析,这种普遍的大规模宣传,其中必有黑幕,甚至是有计划的行为。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炒作”。

这一看法和江绍原不谋而合。江绍原认为,这些传单表面看来是因为人们“自愿”散布,实则幕后之手推动。在北京某个传单散布很广的社区,就有一个“梳头婆”专门往各家门缝里塞传单。江绍原认为,这个“梳头婆”如此热心,应是在单纯的“救人救己”之外,还有好处可得。在上海松江后冈镇,有一个药店老板看到传单上说,如用朱砂黄纸抄录,火化用酒冲服便可治病。发现这是朱砂生意的大好商机,就对散布“怪传单”格外热心。江绍原总结说,“此事虽小,可以令我们想见有些迷信背后确各有一般不迷的人在那里鼓动。一个迷信的原作者与传播者,固然皆有真心相信的人在;然黏者为了自己的好处而造作或传播迷信,也是常有的事。”

这些看法,对于认识正在我们手机里传播的那些神奇的“帖子”其实也同样适用。不同的是,当年的一些知识分子似乎更加清醒,既没有被迷住,也没有去做那些鼓动迷信的“不迷者”。

“哺育计划”当然有若干优点。疾病与畸形几乎被完全根除,人们变得更加智慧,人类这个种族终于开始了与地球和谐共处,而不是总有些冲突。然而代价——筒心想着——也是巨大的。儿童由政府当局创造和抚养,在各个方面都完美无缺,而且完全丧失生育能力,就像筒与她的顾客那样。距离真正家庭存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几代人的时间。筒知道,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们感觉到某些东西遗失不见了。如今人口数量稳定,受到极其精细的管理,但人们能够感觉到某种遗失了的东西的存在。

筒非常自豪。即便在家庭模拟体验被宣布为非法行为,是“对道德判断和心理健康的扰动”之后,筒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延续她的营生。她知道顾客们真正想要什么,她给了顾客这种体验,尽管一次只有两小时。

男子看着筒,眼眶湿润,把他的脑袋拉到她的肩膀上。

“亲爱的,靠在那儿。一切都好。你现在回家了。”(原载2014年3月《自然》杂志)

